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奏疏

上文帝應詔言事疏　漢賈山

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真氏曰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陛下留意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

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臣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陳政事疏 依綱目節本　賈誼

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廼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
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
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小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信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
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
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是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誼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問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遷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敎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敎者德敎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論貴粟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雖有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駢散也

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
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
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
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
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
埶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
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
渫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

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

臣聞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
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丘
陵曼衍相屬平野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
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
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習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發矢道同的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此中國之長技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胡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則為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

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

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居具田器迺募人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

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救眼相須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諫伐匈奴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

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卻地千里地固澤鹵不生五穀乃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負海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上宣帝尚德緩刑　　路溫舒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譽諛之聲日滿於耳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

罪明也故訟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世天下幸甚

諫擊匈奴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邊竟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屯田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

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其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不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

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
詳公卿議臣採擇

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
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
曲相保為塹壘木樵（與譙同謂為高樓望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
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
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

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汎
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
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
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
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
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
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
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惟陛下裁擇

上元帝論治性正家、　　臣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

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衆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戒妃匹勸經學 如與配同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

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

上成帝論神怪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影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𢫬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甞專意散材厚爵禄竦精神擧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二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奏疏二

諫太宗十思　　唐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寔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思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論任賢、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知其子則無以治一家君不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是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生於八荒之表萬里之外然重

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懲矣

諫十漸、

臣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陛下貞觀

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若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凡有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人之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遠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或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

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論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

遠者畏威不敢諫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息者也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　　呂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今夫突厥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

下乃令赴封禪之禮祭玉帛之會因復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出瞻覩神藝之百發因意俱極無得踰焉今更賜以馳逐使操力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眉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智豁達與物無情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僧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蹕遏嚴蹕猾冐清塵悔將何及

上德宗數對群臣許令論事、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將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聖德廣大俯矜狂愚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厥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偶衷懇懇實在於斯屬者特深獎宣密旨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

謂天子之德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隱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昔人有因噎廢食者又有懼溺自沉者其爲矯枉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將令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然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

由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狗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仲虺稱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仲虺賢輔以聖輔

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吉甫文武之賢臣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道由此虧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傅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

晉文聽輿誦故能恢弘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于以斷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未盡其理能服其口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

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之於上，上之情莫不願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生靈之衆，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

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敢何待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盖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越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昔王者明四目達四聰盖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盖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秪以伺罪釁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高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夫趣和求媚

旨既至也
倖善鄭以
米者猶惧

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叙
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
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
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
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
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
歸其欲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
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
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巳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
謀無益謂諫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
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
家之顛危可立待焉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奬善之門弘納諫
之懷勵推誠之美有犯顏讜直者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

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説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惟不周如梓人之用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拘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巳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賞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便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

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激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徇苟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臣其惶怖謹言

謹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

右類得申報霖雨爲災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

處台輔職調陰陽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前者商陳遣使撫綏陛下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伺日以來更采借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虛實夫流俗之弊多狥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頗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痛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

均也故國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
是以猶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
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
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
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
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救災寬息征徭省察
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没居産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
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
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
則殁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
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
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

顧少連奏宣審上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諸司所舉皆有情故賄賂卿宜並自揀擇臣以闇劣謬當大任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循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

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用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近者毋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

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進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眾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從于素者並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

矣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者實虛受廣約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譖潤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者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誠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課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

必實之言若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
[illegible]必由之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賄賂者臣請
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
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使首伏則據罪抵刑
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
然寃與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
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
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
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
私薦於宰臣安有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
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今又將徇浮言專

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不如委任長官慎擇寮屬所擇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若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賓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

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徃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拔擢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茍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毁之虚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陳謝

論災異　宋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畏者莫如天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而天祐

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傅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切覩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上真宗論天書　孫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

明應驗也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

寄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三人皆坐誅死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累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而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明皇雖倖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刼遷卒以餒終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寇讐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上仁宗請斷祆巫　知洪州日上　　夏竦

按宋史洪俗尚鬼竦斥巫覡千餘家歸農毀其淫祠以
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蓋其一事之善不可掩也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未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山粤編氓右鬼舊俗信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剿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繈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籙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飡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

脩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祅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斂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鬬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須峻典以革祅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祅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寖害保育群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論日曆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

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無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
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
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
不爲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
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
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
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
大則狀[illegible]多入錄其[illegible]非[illegible]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
其[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扶[illegible]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
奏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
圖[illegible][illegible]害夫而[illegible][illegible]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言無[illegible][illegible]也
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

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譔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闕略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

定裁置處分並書之巳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絶録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廢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曆日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曆日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臣之職不敢不言

論杜韓范富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

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揺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始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邪誣作朋黨猶難辯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

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懇讓之意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如此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

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鉛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言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有緘言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進五規、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浸漫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白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憨陋任職觸冒忌諱伏望陛下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苟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瓦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湎酗色貪淫縱樂崇信姦回誅逐忠正馴致姦臣竊命鼎命遂移漢唐之末是也禍亂相尋干戈日起至于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無幾矣太祖皇帝受命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

聖宋集大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息肩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今民有十金之産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乗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

否否極則泰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彊也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視敝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廢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廢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

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動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遷延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

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或一方饑饉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夫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如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

行也夫諫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茍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斷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跛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之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命昭宣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以授之真宗欲與章穆王后及後宮遊內

庶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之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墮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

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
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
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
實也辯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
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
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無益
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
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
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文物脩飾
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

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謬賢不肖渾殽而鈎校簿
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訴不理而拘泥
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
校文辭指抉瑕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
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
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
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
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
爲維畫以丹青求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
則煥然可觀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
浮文悉敦本實黜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
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
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

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辭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上神宗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師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

事也仁宗在位歷年至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盛以至今日者此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

諫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illegible]府史非有能吏以鉤
考而欺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
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
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
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
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
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
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
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
因循末俗之蔽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
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
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
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如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

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

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疆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垂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論治道二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

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致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以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耄不如禁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辯也

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擿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

若之禁稱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循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二